

如

如

燕語

朱 僕 譯

如

如





燕 語

德國施托謨著

朱 俠 譯



上 海

開 明 書 店

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

燕 語
IM ST. JÜRG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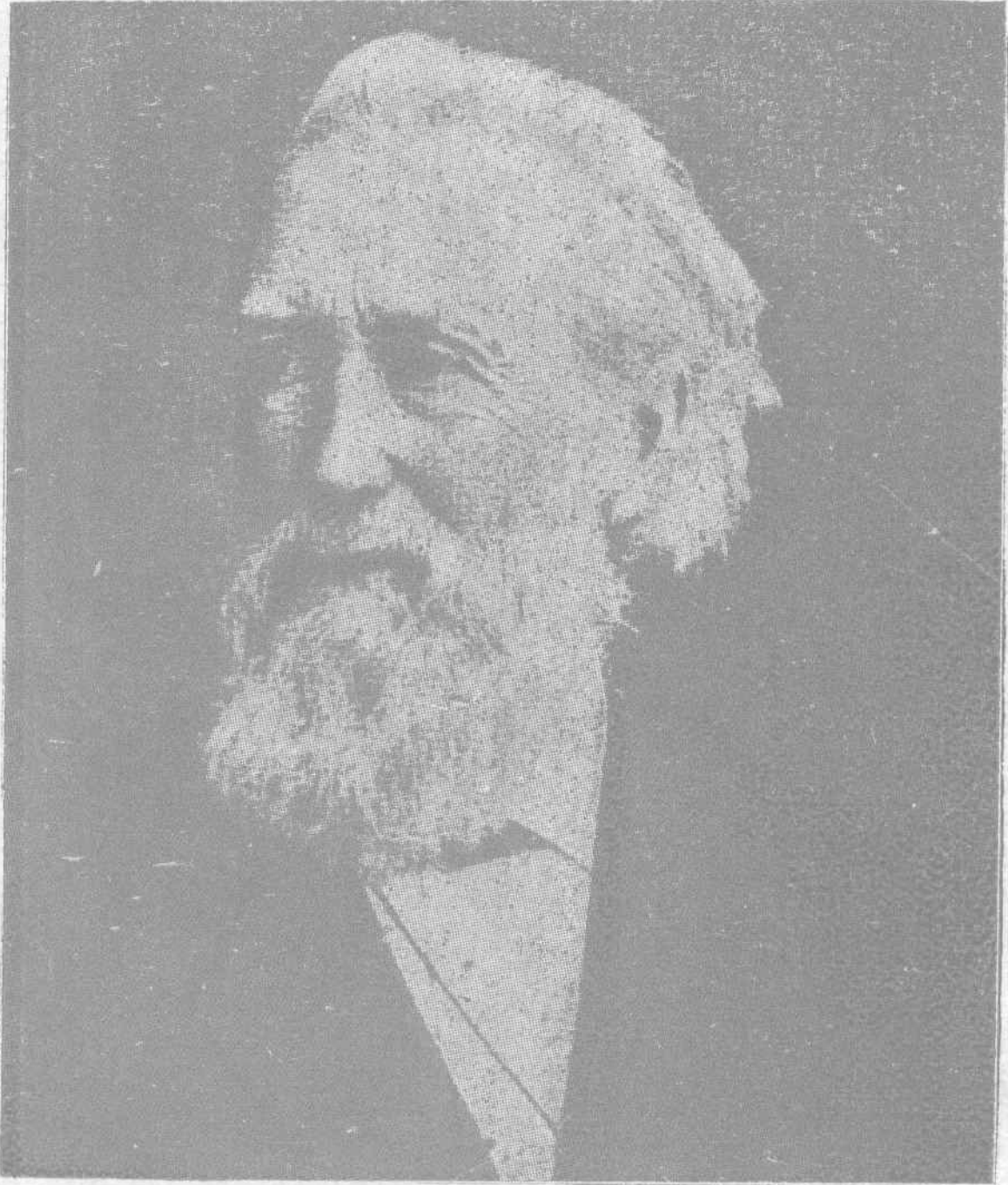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
H. T. W. STORM

譯 者
朱 楔

發行者
開 明 書 店
(上海望平街中市)

實價一角五分
(外埠酌加郵費)

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

者 著 書 本

序

施托謨 (Theodor Storm) 生於一八一七年九月十四日，卒於一八八八年七月四日，爲德國短篇小說之始祖，十九世紀歐洲文壇之巨擘。

施氏一生不作長篇小說 (Roman)，不作戲劇 (Drama)；氏祇作詩 (Gedicht) 與短篇小說 (Novelle)。氏稱短篇小說爲「散文詩最綿密的」形式」 (die strengste Form der Prosadichtung)；爲「戲劇之姊妹」 (die Schwester des Dramas)；他要求「最謹嚴的結構，排除一切不需要的成分」 (die geschlossenste Form und die Ausscheidung alles Un

wesentlichen)。

氏之短篇小說，從 *Marthe und ihre Uhr* 起，至最後傑作 *Schimmelreiter* 止，不下五十篇；從施氏第一年作短篇小說（一八四七）起，至絕筆之年（一八八八）止，也有四十多年；所以要討論施氏文藝，斷不可不分年代，不分先後，而貿然下一籠統之批評。因為他的小說，初期與晚年迥乎不同，不可不為分別的。

十九世紀之世，是浪漫主義(Romantismus)與寫實主義(Realismus)交替的時期，浪漫主義先衰，寫實主義繼起，施氏生當其會，在他初期與晚年的作品中，顯然看得出來時代潮流推移的痕跡。所以他的小說，可以按時代的先後，分為三期：

(一)初期 施氏初期小說，大都源於他的抒情詩；它的結構，大半是把特別饒有詩意的片斷的圖畫，繫成一氣，所以小說中饒有詩的意味，饒有色澤與音調(*Stimmung*)。初期小說中，漪溟湖可以代表。Walther Herrmann 批評漪溟湖說：

「……在漪溟湖中，也有絕望的音調。繆利克(Mörke)也稱贊它『個性的確定』(*Individuelle Bestimmtheit*)。可是描寫人物在此地還是次要的。漪溟湖中人物似乎都很柔弱，不去抵抗運命；但是統篇的音調非常之強，完全操縱了讀者的感情……」

所以在初期小說中，它的主要意旨不在討論問題，不在描寫個性，不在敘述故事；它的意旨祇在把心弦的鳴聲(*Stimmung*)呼了出來。

初期小說代表，如 *Marthe und ihre Uhr* (1847); *Im Saal* (1848); *Im mensee* (1849); *Ein grünes Blatt* (1850)。這幾篇小說，精神上，色彩上，都是浪漫主義的。所以這一時期也可以稱為施氏的浪漫主義時期。

(二) 過渡時期 自一八五三年施氏去國而後，他的文體漸漸改變。十三年流寓生活中，氏飽經人生憂患，對於各種生活都有接觸。他就利用這種機會，運用於文藝上邊。於是從前被動的回想體的抒情小說，漸變而為積極的自我的小說。最好的例如 *Auf dem Staatshof* (1858) —— *Späte Rosen* (1859) —— *Drüben am Markt* (1860) —— *Veronica* (1861) —— *Auf der Universität* (1862), ……

(三) 晚期 一八六四年氏歸故鄉後，他的文藝到了全盛時期。這時期

中，他的短篇小說分外的生動，描寫地也格外真切；小說中色澤豐富，描寫個性（*Charakterization*）與寫真（*Portraiture*）也更加深入。他的初期作品，差不多都是片斷的詩意的聯綴；而晚年的作品，則有一貫的結構，一致的趨向；初期作品音調最爲特色，是抒情詩的；晚年作品則音調不過許多特色中之一，可以說是敘事詩的。施氏小說至此，已由浪漫主義趨向寫實主義。——
Herrmann 說：「晚年的施氏變成寫實派的藝術家了。」

施氏初期小說中不討論特種問題；晚年乃欲於其小說中提出現代問題，作爲問題小說（*Problemnovellen*），如 *Viola tricolor*（1873）——
Carsten Curator（1877）——*Ekenhof*（1879）——*Hans und Heinz Kirch*（1882）——*Ein Bekenntnis*（1887）。

晚期作品之傑出者，如 *In St. gürgen* (1867) *Aquis submersus* (1875) *Renate* (1877) ……

*

*

*

施氏潛心鑒賞自然。敬重自然，他看見「星的搖動」(Restlessness of the Stars) 他聽見「夏夜奇妙的音樂」(The mysterious music of the summer night)。他對自然的同情，引起幻夢與憂鬱；因幻夢，因憂鬱，於是發生相應之人生的故事，而成其小說。他小說的方法，常用回憶，如漪溟湖，如“*In Saal*”，都是用的這種方法。施氏可以說是「一位回想的詩人」(Poet of retrospect)。

所以在施氏作品中，找不著激烈情感的急遽動作。氏愛平靜的態度，幽

嫻的心境。他的詩調是憂愁的。他所有的性格差不多全是忍受(*das Leiden*)。可是他的忍受是靜默的，甜美的。他用純粹的詩的天才，把他的遭遇恰切地表現出來。在漪溟湖中，萊茵哈特看見伊藜沙白的纖手，看出她心頭幽微的隱痛；在本篇中，詩人自己看見哈蕾死滯的目光釘在空洞的牆上，看出「他的目光越過一個空洞的。不可思議的深潭，在彼岸有他少年時不可復得的幻影，今已飛逝地消隱在朦朧的烟霧中了。」這都是氏描寫極幽微的地方，同時也可以表現他的理想化的寫實主義 (*Idealized Realism*)。

北方人不撓的性格，對於生活的困難，多少採用一點斯多亞 (*Stoic*) 派的哲學。本書中主角哈蕾，多少年來已經放棄他青年時和炯格娜結合的希望；可是每聽見燕語呢喃時，沒有一次不作甜美的故園之夢的。施氏的特性，

常是聽見過去的聲音 (Always hearing voices of the past)；本篇中述哈蕾離鄉已久，辜負了炯格娜守候的愛情，他自己也已經衰老，可是在傍晚黃昏中，聽見燕子在對面屋上「低聲呢喃，彷彿在追訴過去的時候，」他心中不由地湧起舊日之悲哀來。過去的聲音操縱了施氏的文藝，而候鳥之來復，尤爲全篇樞要所在。施氏小說作法大抵如此，讀此可見一斑。

*

*

我去年曾譯漪溟湖，今年又譯了燕語。漪溟湖（一八四九）可以代表施氏初期作品；燕語（一八六七）可以代表施氏晚年作品。施氏初期小說，「音」(Stimmung) 最爲出色，可以說是「抒情詩的」(Lyrisch)；晚年小說中，音不過許多特色中之一，而爲抒情詩人略帶敘事詩的作品 (Epische

如
Werke eines Lyrikers) 在初期作品中，有一種幽靜的，柔和的悲哀，而在晚年作品中，則有一種憂思的，深長的用意。又氏於一八六五年喪愛妻後，數年間，常悲人生聚散離~~殯~~之無常，小說中亦多染悲哀之色彩。是於本篇小說中尤可見之。

Erich Schmidt 在他的“Charakteristiken”中間批評燕語說：「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，這本書都是施氏最好的作品。」無論在方法上，內容上，都是施氏小說之模範。這是一本哀婉的，甜美的，憂鬱性的小說，饒有優美的，詩的風味。又施氏對於家鄉景物，描寫最爲擅長，本篇多取景於胡素城(Husum)，寫景最有風致，是尤須注意者。

以後，我們希望可以把施氏的著述多多介紹幾篇。施氏的志願，是要把

灰色的人生美化；讓我們來擴充他的希望，踵行他的志願。因為我們相信，凡是愛讀心弦之歌曲的人們，當不會錯過鑒賞這散文詩的機會的。

一九二七，二六，譯者。

燕

語

